



张炜

# 也说李白与杜甫

—— 张 炜 著 ——

 中华书局

# 也说李白与杜甫

—— 张炜 著 ——

 中华书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也说李白与杜甫/张炜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7

ISBN 978-7-101-10143-0

I. 也… II. 张… III. ①李白(701~762) - 人物研究②杜甫(712~770) - 人物研究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8214号

- 
- 书 名 也说李白与杜甫  
著 者 张 炜  
责任编辑 余佐赞 彭 伟  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 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  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  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
版 次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 
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- 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张13½ 插页2 字数270千字
- 印 数 1-20000册
- 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143-0
- 定 价 32.00元
-



## 张 炜

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栖霞县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，专业作家。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境外出版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外省书》《远河远山》《柏慧》《能不忆蜀葵》《丑行或浪漫》《刺猬歌》《你在高原》；散文《融入野地》《夜思》《芳心似火》；文论《精神的背景》《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》《午夜来獾》；诗《松林》《归旅记》等。其中，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你在高原》等作品获各种奖项七十余次。

## 前 言

这是一部“万松浦书院 2013 年春季讲坛”的录音整理稿。全书由听课者做出电子初稿，由陈沛、张洪浩二先生编订。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劳动。作者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补充和订改，成为现在的书稿。

这算不得一部古典文学研究专著，而仅仅是一部阅读者的“感言”。由于它是与听课者“对谈”中形成的文字，所以口语化较重，所涉猎的问题也十分繁杂。

为了阅读的方便，订改时将口语枝蔓加以删削，并核对增补引用的诗文；同时为每一节拟出标题，把相同或相近的问题集中到同一大题目下，仍保持原讲坛中形成的七个单元（七讲），等于做了一种“合并同类项”的处理。

尽管有了如上一些补拙的工作，但薄弱浮浅的质地仍旧难以改变，谬误肯定很多。作者期望通过这种方式与读者交流，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。



2013 年 11 月

# 目 录

## 前 言

## 绪 论

### 第一讲 李杜望长安

· 独孤明 / 10      两次进长安 / 12      不可忍受 / 15  
非虚构的力与美 / 17      孟子与国王的谈话 / 21  
精神的太阳 / 23      李杜与孔孟求仕 / 27      思  
君 / 30      大用是书生 / 33      从政与为文 / 35  
人性的角度 / 39      人性的变与不变 / 43      拾  
起理性 / 46      杜甫的绯鱼袋 / 48      比较陶渊  
明 / 50      足够大的树 / 53      幻想和追求 / 58  
公德与私德 / 60      不同的“机会主义” / 63

### 第二讲 嗜酒和炼丹

李白炼丹 / 68      现代丹炉 / 70      炼丹与艺术 / 73  
李白与东莱 / 76      东夷与道教 / 79      “性”与  
“命” / 83      李白的“走神” / 89      我舞影零  
乱 / 92      迂回趋近 / 96      “灵媒” / 97      诗仙

与诗佛 / 100      李白的爱情诗 / 104      懂得异  
趣 / 108      女性的宽容和浪漫 / 109      贵夫  
人 / 113      隐性的榜样 / 118      浩然之气 / 121

### 第三讲 李杜之异同

两个不同的符号 / 126      来自碎叶城 / 129  
杜甫是皇亲国戚 / 132      难以直面出身 / 133  
拔地而起的天才 / 136      李白的口碑 / 139  
“齐鲁青未了” / 143      常人与异人 / 147      隐伏  
的血性 / 150      放纵和克制 / 153      自然天  
成 / 155      大舞者 / 158      常有双璧 / 160      古  
人重情谊 / 162      同性之谊 / 167      干谒 / 171  
天才和时代 / 173      气杰旺 / 177      大寂寞 / 182

### 第四讲 浪漫和现实

变得锋利 / 186      顽皮和自由 / 188      两种状  
态的衔接 / 191      才华的来处 / 193      不能炫  
耀和骄傲 / 197      致命的吸引 / 199      只有浪  
漫主义 / 202      再一次说酒 / 205      发现和遮  
蔽 / 208      全都多趣和浪漫 / 210      现代学术  
的标准 / 212      大自然的诗篇 / 216      杰作与  
神品 / 220      天赋 / 223      一片静静的树  
林 / 225      模仿和瓦解 / 230      演变和偏移 / 232

诗的特质 / 236      诗的悲剧性格 / 238      矛盾  
和悖论 / 241

## 第五讲 遭遇网络时代

李杜遭遇网络时代 / 246      诗媒体 / 250      卓  
异的个体 / 253      不能讳言精神的高贵 / 256  
对话的能力 / 260      对文化的敌意 / 262      喧  
哗的传媒 / 264      网络不能兼容 / 266      阅读  
和反思 / 268      如何消受这一切 / 272      近在  
咫尺 / 275      艺术：流脉和归属 / 278      一步一  
步抵达 / 282      从一个词汇开始 / 285      古人  
的心情和故事 / 289      文字面前的呆子 / 293  
危险的迁就 / 296

## 第六讲 批评的左右眼

有一部书 / 302      书的内外 / 307      苛责 / 309  
门槛与牺牲 / 312      万夫莫挡之势 / 315      完全  
不着边际 / 318      关于“诗史” / 320      无限的深  
邃 / 325      属于所有人 / 327      李杜和屈原的世  
界 / 330      凡尖音必疑之 / 334      关于底层和  
苦难 / 337      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的分与合 / 341  
读懂这个人 / 344      翻译及传统 / 349      绝对  
真理 / 352      当代的勇气和热情 / 354



## 第七讲 苦境和晚境

思想灿烂的时代 / 362      对思想的辖制 / 365  
阔大浩瀚的世界 / 368      众口铄金 / 370      疼  
得远远不够 / 374      悲剧的根源 / 377      国人  
的价值标准 / 380      杜甫的营生 / 384      皇帝  
手谕及其他 / 387      自立与自尊 / 390      诗人传  
记 / 391      生命日历 / 395      诗人的地位 / 398  
西域诗人 / 401      文章骨骼 / 404      济南名士  
多 / 406      最后的折腾 / 410      形单影只的独  
身猛人 / 412      无物之阵 / 415      假设与求  
证 / 418

## 附 录

## 三种讲学方式

万松浦春季讲坛又开始了。这里不同于学校老师的授课，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，形成对话。因为只有以平等求真的态度相互交流，甚至冲撞起来，有些问题才能越辩越明。所谓的“教学”，从古至今大概有这样几种方式：

一种是我们都熟悉的“例行授课”，就是老师在讲台上讲授。这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模式，大、中、小学都是这样的。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，大学纷纷扩招，于是就需要更多的阶梯教室、更多的教学楼，甚至连夜间也要上课，要大规模集中授课。这样的好处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，缺点是听课的人太多，他们很难参与讨论，提问不会多。这里还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大致要依据课本——按照课程的设置去进行，要诠释课本，循着教学流程从头至尾讲下来。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“例行授课”。

还有一种是“设坛讲学”：设一个坛，一个人在那讲学。有人可能认为书院就是“设坛讲学”，不，眼下万松浦书院还没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。“设坛讲学”对讲授者的要求非常高。一般来说，这个人需要在某些专门知识方面有很高的造诣，有极好的个人修养；这个人往往是、最好是某一学科某一时代沉淀下来的人

物，他沉浸在过去的世界里，跟自己所处的当下形成了一定的间离关系。由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，所以才能够把专门的知识以个人的立场、个人的感悟方式传递出来，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以扩充。他通过这样的讲学整理自己的思想，将其传承下去。他对知识有深刻的记忆力，对所授内容有独到的见解。这种人才有资格设坛。

也许我们可能听说时下哪里正有人在“设坛讲学”，在尝试这种教学方法。但是在当下视野中，实在说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，没有见到这样的“坛”。也许讲学者觉得自己还不具备“设坛讲学”的资格——这里大半不是指他的知识不够，而主要是因为他当下的生活状态不宜。前边说过，能够“设坛讲学”的人基本上是跟整个时代有所间离的，就是说这个人大致要处在世俗生活的孤岛上。他拥有个人的空间和闲暇，在那儿反思一些问题，咀嚼一些问题，觉悟一些问题。他跟当代所流行的各种知识常有隔离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一切绝不能是一种生活姿态，而是一个人所固有的生命品质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送给别人的才会是比较独特的、陌生的、真正个人的东西。

放眼历史，写《道德经》的老子大概有这样的能力。民国时期有几个。到后来的陈寅恪、马一浮，他们大概也有这样的资格，设坛与否又是另一个问题。我们会发现，这些人多少是上一个朝代的遗老，是留下来的极少数。这样的人才会把一些陌生的东西送给他人。有人可能问：孔子是不是在“设坛讲学”？好

像也不是。尽管孔子有一个杏坛，一摇葫芦就“发课”，但他在早期可能也属于“例行授课”。

孔子当年教授的算术、射箭、礼仪等皆有蓝本，他个人创造的东西不一定很多，而且都是那个时代的学问。孔子是一位教育家，是面向社会公开招生的第一人，是“例行授课”的开创者。后来，随着孔子的经历越来越广博，思想越来越深入，而且强烈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生活、文化生活、政治生活——这种参与性很好，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，但也因此而使他进一步丧失了“设坛讲学”的资格。

为什么？因为“设坛讲学”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这个人相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必须有一种特别的关系——与当时的文化生活、社会生活是有相当距离的。总之，这需要是一个极其寂寞的人，与社会流行的常态有隔膜的人，相对封闭的人。它是文化和思想、学问与专业凝结起来的块垒，而不是汹涌的水流。如果是水流，浪飞溅得再大，也只能顺时间的流向涌去，不能送给这个时代孤僻的、专门的、陌生的、个人的见解和知识。所以孔子直到后来也不是“设坛讲学”。

今天看《论语》，它有大量了不起的言论，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，影响了学术，影响了道德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，特别是文化性格。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代表性和决定性的人物。《论语》是以什么方式产生的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三种方式：“对话明辨”的方式。

“例行授课”是一种，“设坛讲学”是一种，第三种就是“对话

明辨”。

孔子后期与前期不同，从“例行授课”转向了“对话明辨”。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谦虚，另一方面是他根据需要，采取了新的讲学方式：跟弟子对话。弟子颜回、子路，他们一个个问起来，他就解答。这中间还有辩论，很多东西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楚了，孔子自己的思路也得以进一步理清。

苏格拉底也是如此。有人可能认为苏格拉底以他的雄辩、逻辑、深邃和特立独行的性格，是完全有资格“设坛讲学”的。但他仍然不是。因为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深入而强烈地参与当时的文化、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，每一条思想脉络都与当时的社会肌体相通相连，所以他也无法与自己所处的时代隔离。他跟弟子也是采取了“对话明辨”这种方式。

书院采取的是“对话明辨”的方式吗？我们当然向往这样一种境界，只可惜讲授者没有那样的器局和才具，仅仅要学习和采用那种形式而已。在对话交流的状态下进行，参与者变得很重要。所以这里特别希望大家能自由地提出问题，尽可能地多谈，放松敞开地谈。讲授者更想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。

如果当年苏格拉底没有那些好问的弟子和朋友，一些卓异的思想就不会迸发出来；孔子没有子路和颜回等人参与，《论语》也不会产生。

这三种方式中，最高的品级当然是“设坛讲学”，虽然这种方式也并非没有缺点。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，起码至今还不见这样的人出现。20世纪40年代到香港去的钱穆先生办了书院，他

在那里也不是“设坛讲学”，而是“对话明辨”；到西湖边办复性书院的马一浮先生或有设坛的资格，因为他基本上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了，而不是生活在新的时代里，算是上一个朝代的遗老。大概辜鸿铭也可以，那也是生活在个人的、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物。这种人好像被完整地移植到了新的时空里，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说自话。这是最高级的人物。

如果一个人跟当代思潮搅在一起，无论有多么广博的知识，多么博闻强识，都会多多少少失去独语资格。对于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，他既是一个强烈的参与者，就是多元里的一元，成为纵横交织的当代文化思潮的一部分。所以这种人不能够“设坛讲学”。能够做这种独语的，肯定是每个时代里最稀薄的异数，他们为数极少。

第二个品级就是“对话明辨”了，因为这也需要主讲人有相对广博的知识，有执拗的个人见解，有学术立场、社会立场，有很高的理想。

第三个品级就是“例行授课”，这个难度似乎不大，照本宣科就很好。但是做一个好的老师，一个名师，大家都知道有多么难。

这样讲并不是把三种方式完全对立起来，不是要划分得那么清楚。很有可能“设坛讲学”者因为各种条件不是最好的，满足不了那么高的文化期待和历史期待，因而也并没有做得最好。另一方面，“例行授课”中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个体，老师能够坚持个人的理想和话语，也会不同程度地传达一些陌生而深刻的、新

异的内容。

现在是网络时代，我们到一个地方听演讲或授课，会发现听众常常是无精打采的，他们在玩弄手机，发短信，或看看报纸翻翻书，并不好好听讲。在这个传媒特别发达的时期，听众已经充分领略过各种各样的观点，包括语调，都已经相当熟悉了。想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一个人说出新异的东西非常之难，无论这个人多么能言善辩，都很难把属于个人的、比较新颖的观点送给他人。听者现场感受到的这一切，全都被无数次地重复过了，从内容到口吻、表达方式和个人姿态，甚至连手势和使用的语汇都差不多，他还怎么有兴趣听下来？

所以说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听众，更不能过分埋怨讲者，因为他们全都一样，身陷网络时代，已经再也没有条件生活在个人的空间里。台上台下的人每天看到听到的既是同步的，又是相同的，连风里面都是各种似曾相识的声音和观念，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强大的能力、贯彻力和记忆力，都很难守住自己的世界。

如果“例行授课”者能够掺杂或临时焕发出一点个人的东西，让人听到与惯常的语调和内容迥然不同之物，听者就会渐渐收起涣散的眼神，把手中把玩的东西放下来。

可见这三种授课方式，并非一定按照我们的排列顺序，一个好于另一个。同样是“例行授课”，有人一堂课下来就是比较精彩的个人演讲，因为他能在这个看似平常的过程中表达出极不平常的东西，这就是他的个人独语部分。

这三种讲学方式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。书院想走

第二条道路：“对话明辨”。

在今天，这三种教学方式也许将发生一些转化——课堂将越来越多地用来讨论和解决具体问题，所谓的传统的“例行授课”大概会变得少一些。

这次讲坛的主题是“李白与杜甫”，希望大家一起探讨这两位伟大的古代诗人。



